

文化怪杰

叶贤恩 著

从晚明到民国，由才子走向大师，
看乱世中文化怪杰如何彰显自我。

黄侃

士气为先



民国三疯，学问巅峰
一身傲骨，满腹牢骚

治学须知二事，一曰治学之法，一曰持论之方——黄侃

怪杰
HUAGUAIJIE

黄

HUANG KAN

侃

士
气
为
先

叶
贤
恩
著

© 叶贤恩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侃：士气为先 / 叶贤恩著. —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5.9

(文化怪杰)

ISBN 978-7-205-08344-1

I. ①黄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3197 号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：110003

电话：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：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sh.com.cn>

印 刷：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：160mm×230mm

印 张：11.75

字 数：108 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韩 喆

封面设计：先知传媒

版式设计：白 咏

责任校对：吴艳杰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5-08344-1

定 价：25.00 元



性少绳检，故尤乐道庄周

目录

一、颖异少年	1
二、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	15
三、东京留学	19
四、深入蕲北	26
五、困顿上海，偶续情缘	38
六、转换战场，在北大当教授	52
七、寄身兵荒马乱的武汉	72
八、晋水情思	80

九、建家金陵	90
十、素性孝友	114
十一、『独为遗民诉不平』	139
十二、继承儒家的尊师传统	161

一、颖异少年

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的夜晚，黄云鹄家里发生了一件特大的喜事，周孺人分娩了！一时灯火通明，人们忙忙碌碌。坐在书房里的黄云鹄，今年六十七岁了，此时神情紧张，忧喜参半，而皱纹也似乎更多了一些。他原生有三个儿子，只幸存了一个，能再生一个儿子，是为至善，兄弟两人，有个相互帮衬的力量；但想到周氏才二十一岁，第一胎，生育能安全吗？安全就好啊！他陷入了沉思之中……突然，“哇”地传来了一声孩子的啼哭。

“老爷！老爷，大喜啊！大喜！”田夫人在房里欣喜地喊道。

“孩子出世了？”云鹄急不可耐地问道。

“是个男孩！大人孩子都平安！”田夫人大声地说。云鹄喜极而泣。

云鹄走进卧室，周氏蜡黄的脸上满是豆大汗珠，极为疲惫，喘着粗气。她见老爷来到面前，脸上露出微笑。

云鹄向她点了点头，安慰说：“这很好！安全就好，好好休息！有什么事对夫人讲。”

黄侃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，父母叫他“季生”“十子”，社会上称“黄十公子”。他自幼颖异，聪明过人。出生不到一岁的时候，就显得机警神气，深得慈母田太夫人的宠爱，常在父亲云鹄闲暇时，要生母周孺人抱给云鹄看。云鹄看他那小机灵劲，总要逗他。一次，周孺人将他递给云鹄时，云鹄做个恶相，不速接手，黄侃哇的一声哭了。云鹄立即把脸一变，露出慈爱的神态，并连声致歉说：“我逗你的乖乖，你是我的宝贝儿子，我还不爱你！”迅速从周孺人手中接过来。侃立刻不哭了，向父亲露出笑脸来，用两只小手，在父亲的头上、脸上、下颏来回地抚摸，还把小脸贴在父亲的脸上。云鹄十分欣喜，抱着儿子不愿放手。

黄侃满周岁时，田太夫人和周孺人商量，要测测孩子将来的志向，依当地风俗，办了个“抓周”。除家人外，云鹄还请了在成都的亲朋好友。客人聚齐后，田太夫人端出了托盘，里

面盛有糖果、刀剑、笔砚、剪子、金银、布匹等，依次陈列，把托盘放在床上，然后将黄侃放在床的一角，全家人和来客均上前围观。黄侃瞪着乌黑的大眼睛，望着围观的人，时而笑笑，时而摇摇小手，在两位母亲的引导下，沿垫单爬向托盘，到了托盘前，他停了下来，望着父母笑了笑，在围观人的哄闹声中，黄侃的一只小手衬在垫单上，另一只小手抓向笔墨。见此，黄云鹄笑着说：“十子将来要伴笔墨生涯，黄家儒业根本当不会断绝。”

田太夫人欢喜异常，说：“这全得祖上的福荫。《易》云：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’黄家总是积善，自然善有善报。”

黄云鹄说：“你说得很对。我们黄家，世代书香门第，官宦之家，祖先们十分注重修身积德，勤苦治学，报效国家。老祖宗瞻公书读得很好，为了成就一番事业，他离开故里，游学江南。时见南唐小朝廷偏安一隅，正面临着新兴的宋王朝的威胁，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条例成策，进献皇帝，皇帝对瞻公的才华极为赏识，但他无意进取，就授他著作佐郎、知分宁县令的职位。因为他对钻营十分鄙视，于是就在这个职位一干二十来年。最后他干脆把全家从金华（今属浙江）迁于分宁，安居游乐，归隐于此。

“瞻公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元吉，为人豪爽，有胆有识，

他没做过官，但他很会生财，就靠这一点，他用来买田聚书，使黄家成为一县之雄。在县城西二十里处，有条小溪名南溪，为修水的支流，南溪水中有两口井，当地人就称此地为双井，元吉公便在双井处选了块地段，修筑家宅，家业由此兴旺。元吉公不仅在灾年拿出钱粮赈救乡里，而且广泛地收购图书，招引四方之士，教导黄氏子弟。元吉公去世后，儿子中理继承了父业，不乐仕进，并在父亲广聚图书的基础上，在樱桃洞、芒台两处修建了两个学堂，教子孙读书问学，不仅本地的学子可以免费观览学堂里的藏书，而且常为之提供宿食，便于研读，由是声名日著，外地许多学子慕名而来，多至数百人。黄家子弟也因此获益匪浅，学业大有长进。中理公及其兄各有五子，均考中进士，时人称之为‘十龙’。”

田夫人接过话来，说：“按老爷讲的，我黄家有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，这是根本，根深就会枝繁叶茂。今天有老爷的教导，看看十子抓周的这个先兆，吾家再度辉煌，是大有希望的。”

周孺人插话说：“老爷、老奶所言极是，关键是靠你们教导。”

云鹄见黄侃“抓周”拿了笔墨，心里很是愉悦。客人走后，他让周孺人搞了些菜肴，拿出一壶好酒，三人饮了起来。他边夹菜边看摇篮里的小宝贝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这小东西就

全靠你们俩耐心地抚育啊！你们知道，我今年六十八岁了，这可能生的是最后一个吧，不容易呀！一生生育了五个儿子，已经离开人间三个，并且都无后人，现在只有个乔年，今年有三十五岁，他算成了气候，当了知府。摇篮里的小东西，是个‘秋葫芦’，要他成才，还要花很大的气力，你们应该是理解的。”

黄侃三岁时，两位母亲开始教他念一些诗词，如孟浩然的《春晓》，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，李绅的《悯农》，李清照的《夏日绝句》，程颢的《春日偶成》。

田母开始是自己念一句，叫黄侃跟着念一句。念一两遍，黄侃就能背诵了。

慈母和生母这样教了几次以后，黄侃觉得学得太慢，要她们将一首诗四句一次教完。

周母说：“那你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黄侃很有信心地答道。

田母说：“只要你记得，那就好办。”接着她向黄侃教读王安石的《元日》，将四句一次教完，黄侃仔细听后，就照念了一遍，字句无误。田母怕他记不牢，要他多念几遍，他很听话，连连念了几遍。田太夫人又接着教别的诗。有时，一连教两首或三四首，然后带着他去玩。

周母想考考他，过半天后，看他是否还记得，常常在上午

教的诗，下午要他念给两位母亲听听。可也怪哩，他背得滚瓜烂熟，一字不掉、一字不错。

田母对周母说：“现在我们教的都是五绝、七绝，句子整齐，韵律和谐，好读好记，我们再给他教点长短句的词试一试。”

一天，田母将苏轼在黄州写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一词教侃，它句子长短不齐，有一百个字。田母对黄侃说：“这是一首词，比较长，不是五言、七言绝句，只有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，这次我要先教你三遍，你仔细听着，然后我教你念你就念。这样行不行？”

黄侃点头说：“行。”

田母就将《赤壁怀古》给黄侃念了三遍，然后教黄侃照念，黄侃一字不差照念。

田母跟周母交换了赞许的眼色后，对黄侃说：“现在不再学习了，你玩儿去吧！”黄侃高兴地和会馆的几个小朋友到外面游乐去了。

一会儿，老爷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周孺人连忙帮他把外衣脱了下来。待他坐定后，又把他脚上穿的鞋子也取下来刷刷，帮他穿上一双干净的布鞋。

田夫人在一旁站立着，待周孺人把这一切事情做完后，才向云鹄报告侃儿学习诗词的情况，黄云鹄很是高兴地说：“好

事！好事！”田夫人建议说：“根据这个情况，请老爷考虑，可否延师到家，专门对他进行教育？”

云鹄说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
周孺人乘机建言：“叔海现在我家住着，横竖也没官事，暂时就请他来当十子老师，可不可以呢？”

田夫人赞成，云鹄说：“这很好。待我先对叔海讲讲，征得他同意。”

叔海同意了。

江叔海，名瀚，福建长汀人，其父与云鹄是很好的朋友，时在蜀中候补，病将歿，以瀚托之，故瀚暂居于黄家。

四岁的孩子延师教学，不仅黄家没有先例，就是金玉街全街亦无所闻。田夫人、周孺人心里都乐滋滋的。在会馆内专门拿出一间大房子，作为学馆，安放两张桌子，一张是叔海老师坐教的，一张是黄侃读书的。一个老师专教一个学生。

叔海师坐堂后，初授《论语》，他每次教四五句，黄侃方一上口，即能背诵。叔海看他如此聪明，年纪又这么小，有意对他放松一些，每天上午教一两个钟头，就让他出去玩一玩，可他要有小伙伴在门外等着，就出去；没有小伙伴，他就在桌子边坐着，两只小眼睛总是盯在书本上，好像想看透书上什么似的。有时，他觉得熬不下去了，就主动来找老师，要求上学课文。叔海觉得他这样读下去，真是了不得了。于是要他拿出

一部分时间来练字，把读和写结合起来。黄侃采用临摹的办法，凡读过的书，他都照着来练字，不仅会读，而且会写。

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叔海问黄侃，这些书上的话，读了以后，懂不懂得它的意义。黄侃说有的懂，有的不懂。叔海点了《论语》上的一段话：“子曰：‘由，诲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’你把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白。”

黄侃用眼睛打量了老师一下，好像是说，我讲出来试试，看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接着说：

“孔子说：‘由！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！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就叫作明智。’”

叔海师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差不多。”

又问：“你说有些不懂，能讲出具体的一条吗？”

黄侃说：“有这一段：‘子张学干禄。子曰：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’这一段意思不甚理解。”

叔海讲解说：“子张是孔子的学生，他向老师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。孔子告诉他：多听，有疑问的地方，加以保留；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，谨慎地说出，就能减少错误。多看，有疑问的地方，加以保留；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，谨慎地实行，就能减少懊悔。言语少错误，行动少后悔，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。”

黄侃点头说：“我懂了。”

1891年，时黄云鹄七十二岁，致仕归家，眷属亦全部回到螭堆山。家无余财，只有数十箱书籍。黄侃见了以后，极为高兴。此时他五岁，见老师天天只教“四书”，觉得有点枯燥，父亲回家了，书有的是，可时常从父亲那里找到书看。云鹄对他很放松，只告诉他：“首先要学好老师教给你的‘四书’，然后有时间才能翻我书房的书。”

黄侃问学叔海师整整两年。

按封建官吏的通常情况，像黄云鹄这样当了二十多年官，而且不是小官，是任州官、省官、京官，一定会聚财很多，添置田产不少。但黄云鹄当的是清官，致仕以后，家无余财，家庭生活困难，在家待了一年，1892年即应江宁（现在南京市）尊经书院之聘，只身去江宁，作稻粱谋了。儿子黄侃留在家里，师从黄笑春（经学家，系黄绍兰的父亲）。当时值家匮乏，奉母命向父亲写信，告知困难。黄侃于书末缀一诗云：“父作盐梅令（云鹄曾署四川盐茶道），家存淡泊风。调和天下计，杼轴任其空。”时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，客居江宁，与云鹄过从甚密，见侃写给父亲的这首诗，一个七岁的孩子，简直使他无法想象，诧为奇才。即日以女许字，这就是黄侃的原配夫人王采蘅。

九岁，黄侃日读经逾千言，过目成诵，习久不忘；会写

诗，会作楹联，乡人呼为神童。

这一年的农历七月，当地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，大樟树村上下左右河堤都溃了，许多畝田都压在沙石下面，眼看到手的谷子全被毁了，许多种田人没有饭吃，有部分农民没有办法，就外出讨饭。清朝县衙不仅不想办法解决灾民生活问题，反而纵容地主豪绅，借清沙堵口为名，要每家每户出钱，作为他们筹划组织费用。有钱的出钱，没有钱的，可拿大米、鱼、肉等作抵。贫苦农民叫苦连天。一天，黄侃外出玩耍，在大樟树下碰到几个青壮年农民坐在那里议论，说现在这日子真是无法过下去。大家都唉声叹气。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小伙子说：“十公子，听说你会作对联，我们刚才在这里吐的这些苦水，你就以它来做副对联，我回去叫我大哥写出来贴在这大樟树上，让过路行人都来看看，行不行？”

黄侃看了看大家，觉得这些人很憨厚、很诚恳，也很可怜，应该为他们出口气，他转过身沉思一下，对大家讲：“想到一副，你们看可不可以？”念道：“大士绅太贪婪，钱也收，米也收，肉也收，受用无穷，享福不浅；小百姓缘何罪，干个死，累个死，饿个死，身家难保，有谁见怜？”

大家拍手说：“这对联作得好，一针见血。”那位农民很快请他哥哥写出来，贴在了大樟树上，一时围观的人很多。一个豪绅气得脸红脖子粗地说：“这点小东西就晓得怪哩！”

黄云鹄听到家乡父老、亲朋故旧对十子的一片赞扬之声后，怕他恃才傲物，学不虚心，便在武汉两湖书院寄书谕之曰：“尔负神童之誉，须时时策励自己，古人爱惜光阴，勿谓年少，转瞬即壮老矣。读经之外，或借诗文以活天趣，亦不可忽。”

黄侃牢记父谕。

父亲致仕以后，带了一大批书回家，他时时翻阅，有关史、子、集诸书，几乎遍览无遗。同时他还到姐夫陈南荪家借书阅读。传说黄侃向姐夫借书，每次都是带着一个车夫，推着一辆花车去借。第一次借来一车书，不过一月，就用车把书送去。当时姐夫非常惊讶：一花车的书，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读完？他不相信。到陈家后，姐夫即问：

“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书送回来了？”

黄侃说：“我都读了。”

姐夫说：“我不信，要是我，起码要读一年。”

黄侃说：“真的读完了。”

姐夫说：“就算你说的是，我要抽查。”

陈南荪连抽了几本，要他说明该书的主要内容，黄侃都讲得清清楚楚。

陈南荪又进一步测试他：要他将有些书中的故事、段落或诗、词等背诵出来，他点了点头。